

《诗经·秦风》与秦国东进过程中周礼、戎俗之消长

王学军

内容提要： 两周之际，秦国东迁，收姬周余民，以周礼、戎俗为特征的周、秦文化长期并存、碰撞、融合。总体上看，秦人东迁过程也是秦人逐渐周化、去戎狄化的过程。《诗经·秦风》诸篇的作者深受姬周文化影响，以周礼为标准，秦人行周礼则美之，行戎俗则刺之。周礼、戎俗消长态势于《诗经·秦风》中可见一斑。

关键词： 《诗经·秦风》 秦国东进 周礼 戎俗 消长

《诗经·秦风》包括《车邻》《驷驖》《小戎》《蒹葭》《终南》《黄鸟》《晨风》《无衣》《渭阳》《权舆》等十篇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季札观乐，评秦乐云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。”^①秦国长期僻处西陲，与戎狄为邻，深受戎俗影响，中原诸国常目为戎狄。我们认为《秦风》中的秦人戎俗为长期僻处西陲的历史遗留，周礼则是秦人东迁过程中吸收的先进文化形态，秦人东迁过程也是逐渐周化、去戎狄化的过程。

共时性：《诗经·秦风》写作年代与秦国东迁

《诗经·秦风》的写作年代，一般认为在西周末至春秋中期，如《毛传》认为始于秦仲，历秦襄公、秦穆公，终于秦康公。之后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、朱熹《诗集传》、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、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、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黄焯《毛诗郑笺平议》、陈子展《诗三百解》、程俊英《诗经注析》、周振甫《诗经译注》等，对《诗经·秦风》诸篇写作年代的判定，也都在西周末至春秋中期这一范围内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，秦国受姬周之封自非子开始，周孝王“分土为附庸”“邑之秦”^②之后作为附庸，秦国长期活动在今甘肃东南部天水、陇南一带。《礼制·王制》载：“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于天子，附于诸侯曰附庸。”孔颖达认为“云‘不合谓不朝会也’者，谓不得与诸侯集合朝会天子也。云‘小城曰附庸’者，庸，城也，谓小国之城，不能自通、以其国事附于大国，故曰附庸。此不能五十

^① 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三十九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099页。

^②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77页。

里,故为小国之城。”^①由此可知,作为附庸,秦国始封之初势力弱小(“不能五十里者”“小城曰附庸”),地位低微(“不合于天子,附于诸侯曰附庸”^②)。作为地方诸侯,秦国的崛起及其东迁,与西周末至东周初的西北边疆战争密切相关。

周厉王时期,姬周西北边境形势恶化,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秦仲立三年,周厉王无道,诸侯或叛之。西戎反王室,灭犬丘大骆之族。”^③王国维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》载“(周厉王)十一年,西戎入于犬丘”“(周厉王)十四年,獫狁侵宗周西鄙”^④。在这一形势下,僻处西陲的秦国关系西周的边疆安全,其重要性上升。周宣王任秦仲为大夫,令秦攻伐西戎,秦、戎长期战争由此展开,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周宣王即位,乃以秦仲为大夫,诛西戎。西戎杀秦仲。秦仲立二十三年,死于戎。有子五人,其长者曰庄公。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,与兵七千人,使伐西戎,破之。”^⑤王国维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》载:“(周宣王)三年,王命大夫仲伐西戎……(周宣王六年)西戎杀秦仲……(周幽王)四年,秦人伐西戎。”^⑥在战争过程中,秦国领土不断扩大,力量不断增强。两周之际,周室东迁,秦人护卫有功,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公爵,秦国同时获得在关中地区发展的机会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,杀幽王酈山下。而秦襄公将兵救周,战甚力,有功。周避犬戎难,东徙雒邑,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,赐之岐以西之地。……封爵之。襄公于是始国,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。”^⑦周、秦盟誓之后,从秦襄公开始,秦国大举东进,统治中心逐步从今甘肃东南部转移至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。与此同时,周王室东迁洛邑后,戎族大量迁入渭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,如表 1 所示:

表 1: 周王室东迁后渭河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戎人居住地

编号	戎人居住地	引文	出处
1	岐、岐西	(秦襄公)十二年,伐戎而至岐,卒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		十六年,文公以兵伐戎,戎败走。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,地至岐。	
2	荡设	宁公二年,公徙居平阳。遣兵伐荡社。三年,与亳战,亳王奔戎,遂灭荡社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3	岐、岐东	(周平王)十八年,秦文公大败戎师于岐,来归岐东之田。	《今本竹书纪年》

① 郑玄注、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卷十一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332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178页。

④ 方诗铭、王修龄:《古本竹书纪年疏证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251页。

⑤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178页。

⑥ 方诗铭、王修龄:《古本竹书纪年疏证》,第253-258页

⑦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179页。

续上表

4	华山附近	武公元年,伐彭戏氏,至于华山下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5	邽、冀戎	(武公)十年,伐邽、冀戎,初县之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6	小虢	(武公)十一年,初县杜、邽。灭小虢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7	陇西	(秦穆公)三十七年,秦用由余谋伐戎王,益国十二,开地千里,遂霸西戎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8	大荔	厉共公二年,蜀人来赂。十六年,崤河旁。以兵二万伐大荔,取其王城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9	骊山附近	献公卜伐骊戎……公弗听,遂伐骊戎,克之。获骊姬以归,有宠,立以为夫人。	《国语·晋语》
10	陕城	(秦孝公)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,西斩戎之獫狁。	《史记·秦本纪》

由表 1 可知周王室东迁后,戎人广泛分布于以渭河平原为中心的周室领地,秦人东迁不可避免地与戎人发生冲突。总体来看,秦国不断向东开拓,都城也随之东移,秦文公由西垂迁至渭河平原西部的汧渭之会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文公元年,居西垂宫。三年,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。四年,至汧渭之会。……乃卜居之,占曰吉,即营邑之。”^①秦宪公东越汧河,移都平阳,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宁公二年,公徙居平阳。”^②秦德公迁至雍,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德公元年,初居雍城大郑宫。以牺三百牢祠鄜畤,卜居雍。”^③秦灵公时东迁泾阳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:“肃灵公……居泾。”^④秦献公时东迁栎阳,“献公元年,止从死。二年,城栎阳。”^⑤秦孝公时迁至咸阳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“孝公享国二十四年。葬弟圉。生惠文王。其十三年,始都咸阳。”^⑥

《诗经·秦风》中的周礼

由上可知,作为地方诸侯,秦国的崛起及东迁与西周末至东周初的边疆战争密切相关,这一时间段与《诗经·秦风》写作年代大致相当。秦人在东迁过程不断吸纳周室余民,与周天子及东部诸侯交往频繁,受周礼的影响也随之加深。例如春秋中期秦穆公会见戎王使者由余,自称“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”^⑦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季札观乐,评秦乐云:“此之

①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179 页。

② 同上,第 181 页。

③ 同上,第 184 页。

④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第 288 页。

⑤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201 页。

⑥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第 288 页。

⑦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192 页。

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！”^①杜预认为“秦本在西戎汧、陇之西，秦仲始有车马、礼乐。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，故谓之‘夏声。’”^②下面我们结合相关文献，考察《诗经·秦风》中的周礼。

(一)车舆之制。《史记·礼书》载：“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，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，事有宜适，物有节文。”^③车舆之制为身分等级之一端，因人而异。《车邻》为《诗经·秦风》首篇，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车邻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。”^④孔颖达认为“作《车邻》诗者，美秦仲也。秦仲之国始大，又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，故美之也。……至今秦仲而国土大矣。由国始大，而得有此车马礼乐，故言‘始大’以冠之。……二章、卒章言鼓瑟、鼓簧，并论乐事，用乐必有礼，是礼乐也。”^⑤《车邻》具体写作时间虽未必如诗序所言在秦仲时，但作为《秦风》首篇，创作年代当较早，由于其后数篇皆作于秦襄公时，《车邻》创作时间应不晚于秦襄公。诗歌首章云“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。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”。^⑥诗人因车舆之制写车马礼乐侍御之好。

(二)大田之礼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载“大田之礼，简众也。”^⑦田猎“因田习兵”，从属军礼。《秦风·驷驖》写田猎之事，首章云：“驷驖孔阜，六轡在手。公之媚子，从公于狩。”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驷驖》，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，园囿之乐焉。”^⑧孔颖达认为“诸侯之君，乃得顺时游田，治兵习武，取禽祭庙。附庸未成诸侯，其礼则阙。故今襄公始命为诸侯，乃得有此田狩之事，故云‘始命’也。”^⑨

(三)锡命之礼。《春秋公羊传·文公元年》载：“锡者何？赐也。命者何？加我服也。”何休认为“增加其衣服，令有异于诸侯。礼有九锡：一曰车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乐则，四曰朱户，五曰纳陛，六曰虎贲，七曰宫矢，八曰鈇钺，九曰秬鬯，皆所以劝善扶不能。”^⑩《周礼·大宗伯》载：“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：壹命受职，再命受服，三命受位，四命受器，五命赐则，六命赐官，七命赐国，八命作牧，九命作伯。”^⑪《秦风·终南》写秦国国君受周天子锡命，着显服以合礼，“君

① 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三十九，第1099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二十三《礼书》，第1158页。

④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08页。

⑤ 同上。

⑥ 同上。

⑦ 郑玄注、贾公彦疏《周礼注疏》卷十八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66-467页。

⑧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411页。

⑨ 同上。

⑩ 公羊寿传、徐彦疏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十三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75页。

⑪ 郑玄注、贾公彦疏《周礼注疏》卷十八，第470-474页。

子至止,锦衣狐裘”“君子至止,黻衣绣裳”。^①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终南》,戒襄公也。能取周地,始为诸侯,受显服,大夫美之,故作是诗以戒劝之。”^②孔颖达认为“此言狐裘为朝廷之服者,谓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,其归在国则不服之。……然则诸侯受天子之赐,归则服之以告庙而已,于后不复服之。知视朔、受聘服麕裘。此美其受赐而归,故言‘锦衣狐裘’耳。”^③

(四)赠宾之礼。秦穆公夫人、秦康公之母伯姬为晋献公之女,此为“秦晋之好”开端,秦晋结为甥舅之国。《周礼》载“以贺庆之礼,亲异姓之国。”^④《秦风·渭阳》写秦康公送舅重耳至渭阳,云:“我送舅氏,曰至渭阳。何以赠之?路车乘黄。……我送舅氏,悠悠我思。何以赠之?琼瑰玉佩。”^⑤《白虎通义·车旗》载:“路者,君车也。天子大路,诸侯路车,大夫轩车,士饰车。”^⑥郑玄认为“送以车马,所以赠厚意也。人君之车曰路车,所驾之马曰乘马”^⑦。当时重耳只是晋国公子而非国君,秦康公赠以诸侯所用的“路车乘黄”,期以国君之望,可见馈赠之厚。秦康公又赠以“琼瑰玉佩”,亦为赠别厚礼。孔颖达认为“琼者,玉之美名,非玉名也。瑰是美石之名也。以佩玉之制,唯天子用纯,诸侯以下则玉石杂用。此赠晋侯,故知琼瑰是美石,次玉。”^⑧

《秦风》中秦之戎俗及秦、戎非“游牧民族”辨

秦人久居西陲,地近戎族,亦受戎俗影响,从《诗经》及其他相关材料来看,秦之戎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

(一)少宫室、乏积聚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戎王使由余于秦。……秦缪公示以宫室、积聚。”^⑨此处秦穆公示戎王使者宫室、积聚以炫耀,宫室、积聚当为戎人短处。秦穆公时秦人统治中心已经由西陲东移至渭河平原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:“(关中)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,好稼穡,殖五谷,地重,重为邪。”^⑩秦国宫室、积聚因之而兴。反推可知,之前僻处西陲的秦人亦与戎人相似,少宫室、乏积聚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:“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与关中同俗……然地亦穷险。”^⑪至到春秋初,秦、戎依旧有板屋而居之俗,《秦风·小戎》云:“言念君子,温其如

①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 424-425 页。

② 同上,第 424-425 页。

③ 同上,第 424-426 页。

④ 郑玄注、贾公彦疏《周礼注疏》卷十八,第 470 页。

⑤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 433-434 页。

⑥ 孙星华:《白虎通义校勘记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4 年,第 504 页。

⑦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十八,第 1233 页。

⑧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 434 页。

⑨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192 页。

⑩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九《货殖列传》,第 3261 页。

⑪ 同上,第 3262 页。

玉。在其板屋，乱我心曲。”^①孔颖达言：“《地理志》云：‘天水陇西山多林木，民以板为屋，故《秦诗》云“在其板屋”。’然则秦之西垂，民亦板屋。言西戎板屋者，此言乱我心曲，则是君子伐戎，其妻在家思之，故知板屋谓西戎板屋。念想君子，伐得而居之也。”^②

(二)稀闻华夏之乐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：“戎王处辟匿，未闻中国之声。君试遗其女乐，以夺其志……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。戎王受而说之，终年不还。”^③与戎人相似，秦人亦稀闻华夏之乐，《秦风·车邻》云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”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簧”。^④瑟、簧为华夏乐器，孔颖达认为“至今秦仲而国土大矣。由国始大，而得有此车马礼乐，故言‘始大’以冠之。”^⑤自此秦国始有夏声。秦国传统乐器盆缶、甕、缶等有别于华夏之乐，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载：“蔺相如前曰：‘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奏盆缶秦王，以相娱乐。’”^⑥与此类似，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：“夫击甕叩缶，弹箏搏髀，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，真秦之声也。”^⑦

(三)高上气力，尚武善战。秦人与戎族相邻，修习战备为生存发展之必需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天水、陇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为室屋。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，皆迫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。故《秦诗》曰‘在其板屋’；又曰‘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，与子偕行’。及《车辘》《四载》《小戎》之篇，皆言车马田狩之事。”^⑧《毛诗序》认为《秦风·小戎》“美襄公也。备其兵甲，以讨西戎。西戎方强，而征伐不休，国人则矜其车甲，妇人能闵其君子焉。”^⑨《秦风·无衣》云：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”^⑩朱熹《诗集传》评云：“秦人之俗，大抵尚气槩、先勇力、忘生轻死。故其见于诗如此。”^⑪崔述《读风偶识》亦云：“《小戎》《无衣》见风俗之悍。”^⑫

(四)殉葬从死。由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可知，秦人有人殉之制，《秦风·黄鸟》写秦人殉葬从死之俗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黄鸟》，哀三良也。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，而作是诗也。”^⑬孔颖达认为“文六年《左传》云：‘秦伯任好卒，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，皆秦之

①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418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，第193页。

④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410页。

⑤ 同上，第408页。

⑥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八十一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，第2442-2443页。

⑦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八十七《李斯列传》，第2543-2544页。

⑧ 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二十八《地理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644页。

⑨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410页。

⑩ 同上，第431页。

⑪ 朱熹：《诗集传》卷六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79页。

⑫ 崔述：《崔东壁遗书》，顾颉刚编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第566页。

⑬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427页。

良也。国人哀之，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’……杀人以殉葬，当是后有为之，此不刺康公，而刺穆公者，是穆公命从已死，此臣自杀从之，非后主之过。”^①这种殉葬从死之俗与周文化厚生、保民的人文精神相背，因此清代学者姚际恒归之为“戎狄之俗”，批评孔颖达之说云：“其意以穆公尚为贤主，康公庸鄙，故举而归其罪。不知从死乃秦戎狄之俗，非关君之贤否也；何必为穆公回护而归罪康公哉！”^②

受战国之后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长期对峙的影响，战国之前的戎人及秦人容易被认为是骑马作战的游牧民族，戎俗也容易与游牧民族习性相联系。实际上战国之前的戎人与秦人皆非骑马作战的纯游牧民族，试辨析如下：

（一）战国之前戎族、秦国皆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。《小雅·出车》云“赫赫南仲，狁狁于襄”“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”“赫赫南仲，狁狁于夷”。^③据此狁狁与西戎为同一部族，皆为戎族，西戎可能是狁狁中的一支，因地理方位而得名。金文中屡次记载西周军队追击先行的狁狁军队并与之交战，且有大量缴获戎族战车的记录，如多友鼎铭文载“武公命多友率公交车羞追于京师。癸未，戎伐筭，衣俘。多友西追，甲申之辰，搏于邾，多友有折首执讯，凡以公交车折首二百又口又五人，执讯廿又三人，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，衣复筭人俘。或又搏于龚，折首卅又六人，执讯二人，俘车十乘。”^④西周军队能一次俘获百乘以上的狁狁战车，这说明狁狁军队也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，运动速度不快。如果狁狁是骑马作战的游牧民族，骑兵运动速度远快于战车，以战车为主的西周军队不大可能屡次追击狁狁得手。实际上狁狁军队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，而驾乘战车作战需要较为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战术，如吴国直到春秋末期才由晋国习得车战之术，“巫臣请使于吴，晋侯许之。吴子寿梦说之。乃通吴于晋，以两之一卒适吴，舍偏两之一焉。与其射御，教吴乘车，教之战陈，教之叛楚。”^⑤狁狁军队大量使用战车，有着较高组织和技术水平，不是骑马作战的纯游牧民族，可以佐证的是之后匈奴、东胡等游牧民族均以骑兵为主，但并无大规模使用战车的记载。与之类似，战国之前秦国也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，无成建制骑兵记载。春秋时期秦国对外作战依旧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，战车数量众多，如秦军袭郑，动用战车三百乘，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载：“秦师过周北门，左右免胄而下。超乘者三百乘。”^⑥春秋末期应申包胥乞师，秦国出动战车五百乘救楚伐吴，《左

①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 427-428 页。

② 姚际恒：《诗经通论》卷七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 年，第 142 页。

③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九，第 600-602 页。

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释文》第二卷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407 页。

⑤ 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二十六，第 728-729 页。

⑥ 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十七，第 473 页。

传·定公五年》载：“申包胥以秦师至，秦子蒲、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。”^①

(二)战国之前戎族、秦国畜牧业发达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云，秦人早期所居西陲之地“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翟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。”^②此时秦国蓄养之马主要供驾车之用而非骑兵骑乘，车马多一体而言，如《秦风·车邻》云“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”^③；《秦风·驺虞》云“游于北园，四马既闲。辚车鸾镳，载猵歇骄”^④；《秦风·小戎》云“四牡孔阜，六辔在手。骐骝是中，騊駼是骖”^⑤。考古发现表明，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、采猎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，呈现出原始“综合经济”形态^⑥。到青铜时代，适宜种植业发展的地区逐步形成灌溉农业，而适宜畜牧业发展的地区则逐步形成畜牧业，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，但两者界限很长时间里并不迥然分明。例如西周以种植业为主，但畜牧业也很发达，因而《周礼·夏官》载有馭夫（乘调六种之马）、校人（掌王马之政）、趣马（掌赞正良马、齐其饮食）、巫马（掌养疾马而乘治）、牧师（掌牧地）、圉师（掌教圉人养马）、圉人（掌养马刍牧之事）等与马政相关的官员。^⑦以发达的种植业、畜牧业为基础，西周方能建立起一支需要大量战马、耗费大量材料、有着先进技术和复杂战术的战车军队。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，我国北方边境游牧经济才代替农耕经济占据主导地位。例如公元前四世纪末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，认为赵国“东有燕、东胡之境，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，今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无舟楫之用，夹水居之民，将何以守河、薄洛之水；变服骑射，以备燕、三胡、秦、韩之边。”^⑧此时北方三胡（林胡，楼烦，东胡）均以骑射为主要作战方式，游牧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战国之前戎族、秦国畜牧业发达，蓄养之马主要供驾车之用，以战车为主要作战装备，步兵、车兵为主要兵种，无成建制骑兵。战国之前的戎人与秦人皆非骑马作战的游牧民族，呈现出“非游牧化”特征，其经济基础是种植业、采猎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“综合经济”。

“虢使蛮夏”与《诗经·秦风》中周礼、戎俗之消长

子非封秦邑之后，秦一直僻处西陲，地域上处于夷夏民族交界处，如前所述，秦人经济基

① 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五十五，第1561页。

②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九《货殖列传》，第3262页。

③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409页。

④ 同上，第413页。

⑤ 同上，第418页。

⑥ 李根蟠：《中国农业史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5页。

⑦ 郑玄注、贾公彦疏《周礼注疏》卷三十二，第858-868页。

⑧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四十三《赵世家》，第1809页。

基础是种植业、采猎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“综合经济”，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介于夷夏之间。自秦襄公起，秦人统治中心由西陲东迁至渭河平原，接纳西周遗民。以丰镐为中心的渭河平原两百余年来一直为西周统治的核心地区，东周初遭受戎人入侵破坏，但文化传统深厚。很长一段时期里，周礼和戎俗在此并存、碰撞、融合，如表 2 所示，春秋中期的秦公簋铭文依旧云“保业厥秦，虢使蛮夏”。

表 2：秦公簋铭文^①

超帥夏厥賚帝十命朕秦
超乘余秦天之又鼎皇公
萬明雖虢命坏二宅祖曰
民德小使保嚴公禹受丕
是烈子蠻龔恭在蹟天顯
救烈穆
穆

以秦人东迁为时代背景，《诗经·秦风》诸篇亦可见周礼、戎俗之消长，以篇目先后为序，大致可分为三组。

（一）周礼之兴：《车邻》《驷驖》《小戎》《终南》《渭阳》。秦襄公时，秦始为诸侯，与天子、诸侯通使聘享，周礼因之兴，如《车邻》写秦国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，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车邻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。”^②《驷驖》写大田之礼，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驷驖》，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，园囿之乐焉。”^③《小戎》美秦君政教之功，《毛诗序》认为《秦风·小戎》“美襄公也。备其兵甲，以讨西戎。西戎方强，而征伐不休，国人则矜其车甲，妇人能闵其君子焉。”^④《终南》写锡命之礼，《毛诗序》云：“《终南》，戒襄公也。能取周地，始为诸侯，受显服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诗以戒劝之。”^⑤《渭阳》写送宾之礼，秦康公送舅重耳至渭阳，云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何以赠之？路车乘黄”“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。何以赠之？琼瑰玉佩”^⑥。

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释文》第三卷，第 444 页。

②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，第 408 页。

③ 同上，第 411 页。

④ 同上，第 414 页。

⑤ 同上，第 424-426 页。

⑥ 同上，第 433-434 页。

(二)周礼之思:《蒹葭》《无衣》。《蒹葭》一诗,自汉代至清代,解读多与思慕周礼相联系。例如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蒹葭》,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礼,将无以固其国焉。”^①孔颖达认为“襄公新得周地,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,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。礼者为国之本,未能用周礼,将无以固其国焉,故刺之也。经三章,皆言治国须礼之事。”^②与此类似,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云:“此言‘道阻且右’,亦谓逆礼则莫能以济。下文‘宛在水中沚’,则言顺礼而求。”^③王先谦《诗三家义疏》云:“襄公初有岐西之地,以戎俗变周民……襄公急霸西戎,不遑礼教。”^④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云:“盖秦处周地,不能用周礼,周之贤臣遗老,隐居水滨,不肯出仕。诗人惜之,托为招隐,作此见志。”^⑤《无衣》一诗,朱熹《诗集传》评云“秦人之俗,大抵尚气槩、先勇力、忘生轻死。故其见于诗如此。”^⑥崔述《读风偶识》亦云:“《小戎》《无衣》见风俗之悍。”^⑦然而诗歌三章云“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”“王于兴师,修我矛戟”“王于兴师,修我甲兵”。^⑧春秋时期秦国君主尚未称王,“王”当指周天子。天下有道,礼乐征伐自天子出,诗中反复言“王于兴师”,犹存思慕周礼之义。因此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认为“诗明有‘王于兴师’之语,岂可徒责之秦俗哉!观其诗词,谓秦俗强悍,乐于用命,则可矣。……犬戎杀幽王,乃周人之仇;秦人言之,故曰‘同仇’。”^⑨

(三)周礼之隐:《黄鸟》《晨风》《权舆》。这些诗歌反映秦国戎俗,周礼隐匿。例如《黄鸟》写秦国殉葬从死之俗,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黄鸟》,哀三良也。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,而作是诗也。”^⑩姚际恒归之为“戎狄之俗”,认为“其意以穆公尚为贤主,康公庸鄙,故举而归其罪。不知从死乃秦戎狄之俗,非关君之贤否也;何必为穆公回护而归罪康公哉。”^⑪《晨风》《权舆》写穆公之后,国君不能继承先君之业,疏远贤臣,《毛诗序》云:“《晨风》,刺康公也。忘穆公之业,始弃其贤臣焉。”“《权舆》,刺康公也。忘先君之旧臣,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。”^⑫秦穆公之后,秦国戎俗占上风,周礼隐匿,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秦孝公时,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,夷

①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422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 马瑞辰: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十二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年,第385页。

④ 王先谦:《诗三家义疏》卷九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448页。

⑤ 方玉润:《诗经原始》卷七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73页。

⑥ 朱熹:《诗集传》卷六,第79页。

⑦ 崔述:《读风偶识》,《崔东壁遗书》,顾颉刚编,第566页。

⑧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431-432页。

⑨ 姚际恒:《诗经通论》卷七,第143页。

⑩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427页。

⑪ 姚际恒:《诗经通论》卷七,第143页。

⑫ 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正义》卷六,第429、434页。

翟遇之”^①“始秦戎翟之教,父子无别,同室而居”^②。商鞅变法前,秦孝公云:“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,修德行武,东平晋乱,以河为界,西霸戎翟,广地千里,天子致伯,诸侯毕贺,为后世开业,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,国家内忧,未遑外事,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,诸侯卑秦,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,镇抚边境,徙治栎阳,且欲东伐,复缪公之故地,修缪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,常痛于心。”^③由此可见秦孝公以“修德行武”“天子致伯,诸侯毕贺”的秦穆公为“光美”,并以“复缪公之故地,修缪公之政令”为号召。

综上所述,以秦人东迁为时代背景,《诗经·秦风》诸篇可见周礼、戎俗之消长。第一组《车邻》《驷驖》《小戎》《终南》《渭阳》五篇反映秦国周礼之兴,赞美周礼之好。第二组《蒹葭》《无衣》两篇反映周礼与戎俗的初步碰撞、融合,以思慕周礼为依归。第三组《黄鸟》《晨风》《权舆》三篇反映秦国戎俗,周礼隐匿不见。

秦人东迁,伐戎狄,收周余民,以周礼、戎俗为特征的周、秦文化长期并存并逐步碰撞、融合。《秦风》中的秦人戎俗为长期僻处西陲的历史遗留,周礼则是秦人东迁过程中吸收的先进文化形态。由于惯性影响,戎俗可能暂时占据上风,周礼反而隐匿,以至有以戎变夏之忧,如朱熹云:“岐丰之地、文王用之、以兴二南之化。如彼其忠且厚也。秦人用之。未几而一变其俗、至于如此。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。”^④但从总体上看,秦人东迁过程也是秦人逐渐周化、去戎狄化的过程,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秦文公将都城由西陲东迁至汧渭之会,此后“十三年,初有史以纪事,民多化者。十六年,文公以兵伐戎,戎败走。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,地至岐,岐以东献之周。”^⑤以戎变夏不过是周、秦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曲折。《秦风》诸篇作者深受周文化影响,以周礼为标准,秦人行周礼则美之,行戎俗则刺之,夏声铮然在耳,周礼赫然在目,这就不难理解季札评秦乐云: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,大之至也,其周之旧乎!”^⑥

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“先秦两汉礼制与文学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14-qn-639)阶段性成果。

(王学军,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)

【责任编辑:吴 刚】

①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202 页。

②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六十八《商君列传》,第 2234 页。

③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202 页。

④ 朱熹:《诗集传》卷六,第 79 页。

⑤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,第 179 页。

⑥ 左丘明著、杜预注、孔颖达疏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三十九,第 1099 页。